

张爱玲这一生写了什么？

无非是食色性也，迎来送往；无非是日常生活，鸡毛蒜皮。但是，借助这些看似普通的材料，张爱玲用文字搭建了一座华美又苍凉的红楼。张爱玲本人就住在她修筑的红楼里，这里有尘世间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，有她经营一生所创造的风景。虽然主人不太希望外人进来，但是隔着大门朝里边望一望总还是允许的。这座红楼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金锁，不开它，外人连望一望的资格都没有。

金锁：“黄金的枷”

读过张爱玲小说《金锁记》的人，很难忘记那副锁在曹七巧身上的“黄金的枷”。张爱玲写人、写事、写爱情，往往会将那些温情脉脉的表象撕破，把一切谎言和诺言都还原到它们最为本质的层面上去。

正像《金锁记》意味深长的结尾一样：“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——完不了”，这副“黄金的枷”不只套在曹七巧身上，更套在了张爱玲的身上。张爱玲一生为金钱所扰，年轻时如此，老年时亦如此。

父亲吸鸦片、母亲又好打牌，从小到大，张爱玲习惯了家中因为金钱问题而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，让她太早地明白了人间万事皆不过如此；当父母离异、继母带着给她的两箱旧衣服入住张家之后，张爱玲更是觉得一切人、一切事都不能信赖，金钱成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。

张爱玲一生摘不下的“金锁”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失。张爱玲从来不避讳其创作背后的经济目的：她曾因为被指责多领了“一千元灰钿”而与人在报刊上打了几个月的笔仗，也曾心不甘情不愿地为电影公司编写剧本，还曾经为研究中心撰写过调查报告。这些无聊的论争和死板的文字皆非张爱玲之所愿，她甚至不喜欢那些被后人称道的翻译作品，她曾经称翻译“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，无可奈何地，逃又逃不掉”，但是，为了经济，她又说“即便是牙医的书，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”。

其实，在文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张爱玲又怎么会一贫如洗？据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考证，张爱玲去世后，除了遗嘱上交代的那些存款之外，大致还有240万



张爱玲

圆人传奇张爱玲

张爱玲的『金锁』与『红楼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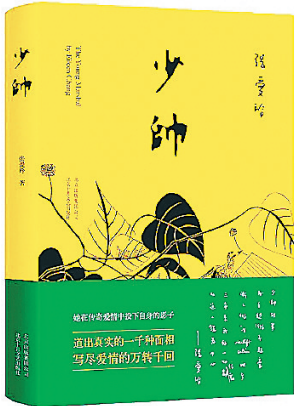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编者的话

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。用“传奇”二字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的。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声名鹊起、大放异彩，风头一时无两。几十年后，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在美国深居简出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在胡兰成眼中，她是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；夏志清说，凡是中国人，都应该读张爱玲；木心说，她称得上“活过”“写过”“爱过”。



张爱玲小说集《传奇》。



《少帅》

元港币左右的银行外币储蓄。张爱玲的去世，让世人唏嘘不已，很多人幻想着一代文坛名家去世时的场景，并主动脑补了“贫困潦倒，凄清悲凉”八个字。的确，张爱玲古稀之年独自一人寄居公寓，离开人世后甚至长达三四天无人知晓，伴随身边的物件也只有“行军床”“蓝灰色的毯子”和“折叠椅”等一些简单的家具。但是，所谓“凄”和“悲”却无从谈起，“贫困潦倒”乃至“要靠捡纸壳糊口”的传言更是实属无稽。张爱玲在美国寓居的生活虽然简朴，但细节上却不乏精致，这更是与“贫困”二字毫不相干了。所谓寂寥，只是张爱玲的生活方式，是她自己的选择。

旅居美国的张爱玲每到一地，除了最基本的行李外，所有旧物几乎一概抛弃或存于租来的仓库中，隐居的张爱玲只带着肉身，似乎已经忘记了那副金锁。但实际上，这幅枷锁又何尝离开过张爱玲，从年少时“出名要趁早”、得了稿费就马上买口红，到年老时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却在遗嘱中把存项全部给了自己的好友，金钱是张爱玲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工具，是她安全感的来源，也是她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，只不过率真孤傲的张爱玲替我们把那些我们不敢说的话说了，把那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金锁给抖了出来。

红楼梦魇

张爱玲曾经提及“三大恨事”，前两恨“鲋鱼多刺”和“海棠无香”皆源自宋代诗论名著《冷斋夜话》，却只有第三恨“红楼梦未完”是自己的原创，可见《红楼梦》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。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，张爱玲的一生也像《红楼梦》一样“未完”。张爱玲的逝世和曹雪芹戛然而止的《红楼梦》前四十回一样，令人猝不及防。张爱玲走了，甚至连日光灯都没来得及关上，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那个结局。如果她还活着，她会写什么，她会做什么，这都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了。于是，张爱玲的公寓和生活又成了一座新的红楼，以前是世界只由“张看”，现在是任凭世界“看张”，由这“看”中生出了多少“梦”，而又在这“梦”里生出了多少“魇”。

更何况，这“魇”早在张爱玲还在人世时就已经生出来了。

1988年，台湾《联合报》的一位记者在寄出一封“十分八股但真实”的求见信被拒之后，竟在张爱玲公寓房间的隔壁租下一间房，准备对张爱玲进行侧写。二人在“重门深锁天机

难露”和“耕忙织忙”中断断续续见过一两次，这位记者便写下了一篇名为《我的邻居张爱玲》的文章。此文一开头便是“她真瘦，顶重不及九十磅”，仅是这一句而言，还真有些张氏传人的味道。但是，接下来的事情则可被归结于“魇”的范畴了。这位记者在一个下午看到张爱玲出房间扔垃圾，却在她回屋后将垃圾捡回，一一检阅，仔细玩味，并不无得意地写道：“我在她回房之后，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，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纸袋子勾了出来，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。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，皆成了难得的图画。”

不得不说，这位记者的耐心和细致乃至文笔功夫颇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但是其行为却难避“揭隐私”之嫌。如果真的把张爱玲当作红楼中人，如果真的把张爱玲的一生当作是红楼里的一场梦，那么，这些被张爱玲丢弃的生活碎片，则可以被视作咀嚼梦境后剩下的残渣，里边一些不可为外人道、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，都是主人家的辛酸。而这位记者“看张”心切，以这种方式将张爱玲生活细节一一详加钩沉，并用自己的臆想盖过了张爱玲的梦境，无怪乎画“梦”不成反类“魇”，为真“张迷”所不齿了。其实，张爱玲早已为读者安排下走近自己的方式：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惟有轻轻的问一声：‘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’”

张爱玲走得突然，甚至来不及为自己后半生写下的文字安排归宿。在那份写给好友宋淇夫妇的遗嘱上，张爱玲表示，如果钱还有剩余，“用在我的作品上，例如请高手译，没出版的出版”，并称“《小团圆》小说要销毁”。宋淇夫妇曾经将张爱玲小说的英文稿捐给某大学的图书馆，但却久久无人问津。多年过去了，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继承了这份遗嘱，并决定将张氏遗著悉数整理出版，从2009年的《小团圆》开始，《异乡记》《重返边城》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《少帅》等著作一部接着一部，令人应接不暇，也将张爱玲在异乡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。《小团圆》出版后，有人质疑宋以朗，称其图名求利，没有按照张爱玲的要求进行销毁。宋以朗却不以为然，作为张爱玲遗产守护者，他知道自己手中那些已经泛黄了的稿纸的分量。■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